

福源石屋珙禅师语录

[元]至柔 编

原序

昔达摩大师壁观少林，惟以一言传心，默示真体，使人自证，初无多说。是以，二祖夙慧天禀，颖悟超然，故于密授之际，直证其妙，乃曰：了了常知，言不可及。达摩始印之曰：即此是自性清静心，更勿疑也。其后，四世相传，皆默证其体，而不显言。至菏泽神会禅师，则记达摩有悬丝之讖，虑恐宗旨灭绝，遂明说知之一字众妙之门。至是，而真心之体，显白于世；潜符密契者，不为不多矣。然而此心之知，虚灵寂照，性自神解，非世所谓仗境托缘之知，而为其体也。自唐以来，诸祖相传，列派分宗，行棒行喝，至于擎叉舞笏，挽弓辊球，各立玄门，建化不一。究其大机大用，无非直显心体之妙。至不得已，而有上堂、入室、示众等语。观其激扬开道，要皆肆口而说，直截无隐。始及南宋以后诸师，渐乃组章绘句，流为造作，甚至有短拙新巧之论，使学语无稽之徒，转相沿袭，大为有识所耻。殊不知，直指之道，以心传心，必惟自证，才涉言詮，即第二义，而况务为造作者耶！余每与通宗达士，语至于此，未尝不为之太息焉！

福源住山石屋珙公，早得及庵之传，居山三十余载，入定观心，妙达真体，故其言语不是造作，实自胸襟浑然流出者也。读其山居诸偈，绰有寒山子之遗风。以及上堂、示众诸语，一皆切直谛当，有足警发于人。岂学语者，可以意识而模仿之哉！呜呼！古道澜倒之秋，邪说方炽；廖廖宇宙，作者无闻，安得起斯人于寂光净居，而共论兹事焉！

洪武十五年岁在壬戌春三月，前景德灵隐禅寺住山沙门释豫章来复 序。

复序

尝闻，佛道不在文言，岂离文言而具佛道；众生不能证佛，诸佛未曾分别众生，乃佛入众生不觉，众生至佛不修。故曰：一坑无异土，源流即是水。譬喻风水相投，不期而偶。水无风而不波，风无水而不浪。风体本无其形，入水成章，池水定静衡平，迎风鼓动。水风两无交涉，动静之相安在？直示不二法门，生佛了归一体，入于圆宗，方为斯诣。道不在文言，三藏至今不绝，流行万世。教是证宗之理文，谓宗入教；宗是达教之体詮，谓教明宗。后学之要，必不可少乎！然，古人机晃，唾露泄渗。往来普引后贤，心解力浓，策警行践，缘至，一旦廓然而彻，乃化上行之衣传，绵延后代，续祖灯之源流，谛信拈提。今石屋语录，近世者稀。先德归去时遥，迹遗墨流，阅其文字，知古衷言不可轻为者。老古锥三十年居山，足不入阊，尽忘尘晓。清志坚淡，利不干怀。舍片云消归灵岫，演

半偈襟胸月朗。开毫裂天河，潏 睿 川无际；涌一泉智水，流出宝藏。逝游峰顶，清逍云外。实非抱息寒禅，枯根未绝；岂是坐井观天，不知方外？！此老真为如来的派源流，一气法末也。因清坚大师仰古道风，闻阅怡畅，欣觅不胜，久望刊流。后揽一本，翻刻承布。若于斯文，普愿尝夫便觉出广长舌，行人道曲，履步咸正，有智踏无为之乡，无虑超乘戒之急。世色易辩，一相难分。特使无知无所不知，希逢者也愿乐欲闻。

光绪十三年，重刻石屋语录 闲居月塘 乡野 谨序。